

诗毛氏传统

711.112
57527

诗毛氏传统

詩毛氏傳疏卷十八

長洲陳奐學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傳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也鴻鴈知辟陰陽寒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

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疏

鴻鴈二鳥名也孟子稱梁惠王顧鴻鴈麋鹿飛者之有鴻

鴈猶走者之有麋鹿耳杜注左傳亦云大曰鴻小曰鴈

說文隹部雁雁鳥也唯鳥肥大唯唯也或作鴻鳥部鴻

鴻鵠也鴈鵠也詩九戩之鴻謂鴻鵠飽有苦葉之鴈謂

鵠其正字作鴻作鴈此鴻鴈乃野鳥其正字當作鴻雁

說文曰雁鳥即今之野鵠鳴其大者也經言羽故云肅

肅羽聲也傳文鴻鴈知辟陰陽寒暑此八字各本擯入

箋語後箋從正義述傳今據以訂正鴻鴈以喻萬民陰

寒陽暑皆知所辟是猶辟離散而歸安集也首章言離

散二章就已安集言三章就未安集言○傳云之子侯

伯卿士也者侯伯外諸侯之長卿士內諸侯之長外諸

侯有救患分災之任內諸侯有命事考績之職宣王時

侯伯申侯也卿士召公方叔也皆有劬勞于野之事焉

劬勞病苦豈風同劬勞二字平列鄭注內則云劬勞也

是也釋文引韓詩劬數也韓讀不平列○矜憐疊韻尚

書多士子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虎篇作子惟率夷憐爾

又論語哀矜作哀憐此矜憐通訓之證爾雅矜苦也傳

不用爾雅緣下句哀字立訓說文憐哀也是矜哀皆憐

也憐人即是哀鰥寡及猶汲汲也爰語詞言汲汲哀矜

此鰥寡之人也漢書蕭望之傳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蕭習齊詩與毛詩意同老無妻曰鰥王制鰥作矜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鰥亦稱寡書大傳舜年三十不娶稱鰥則不老而無妻亦稱鰥此通言無別也傳云偏喪曰寡偏喪猶偏亡承上句老字連下王制所謂老而無夫者謂之寡也高注淮南子原道篇云雖有偏喪不復更醮與此偏喪同不言孤獨者文不備故爾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中澤澤中也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傳究窮

也疏集得所安集也中澤澤中此倒句凡傳云皋澤離澤陂澤澤障皆謂澤為有水之稱無水者曰藪○箋

云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云韓詩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

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二說不同故鄭

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

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與案傳云一丈為板者此橫言之也云五板為堵者此豎言之也板廣二尺累高五板為一堵橫長三堵為一雉隱元年左疏引異義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說與毛義同定十二年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箋據公羊傳五堵為雉謂按五堵成一雉雉長三丈則板當六尺以破毛義其說板六尺與毛板一丈之說不同而謂雉長三丈與古周禮左氏說又未嘗不同至公羊注作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與左疏引戴禮及韓詩說雉長四丈合而於古說皆不可通板當作版版傳云垣牆也無衣傳云作起也宣王承厲之變萬民離散遷徙無常十月之交所謂徹我牆屋田卒汙萊也侯伯卿士為之坏垣牆補城郭此正是勞來安集之事箋謂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如箋說則是勞民役非安民居矣○究窮釋言文凡詁訓窮有二義窮極謂之窮窮困亦謂之

窮蕩靡屈靡究傳究窮也彼窮為窮極此窮為窮困二
傳訓同意別高誘注淮南時則云鰥寡孤獨曰窮也皇
矣閼宮傳竝云宅居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言上之人
雖是病苦而其下窮困之人皆能安集康居之此承上
章末二句而言其得所也篇中三劬
勞皆謂侯伯卿士勞來病苦之情

鳴鴈于飛哀鳴嗃嗃傳未得所安集則嗃嗃然維此哲

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宜驕傳宣示也疏

釋文嗃本又作

嗃說文嗃眾口愁也詩曰哀鳴嗃嗃文十三年左傳鄭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襄十六年傳穆叔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
在以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傳云未得所安集者
即本左傳無鳩為訓○我我侯伯卿士也宣訓示宜猶
明也示古視字驕者慢也呂覽期賢篇吾安敢驕之秦
策王兵勝而驕高誘注竝訓驕為慢凡蘭傳云以驕慢
人是驕有慢義劬勞與驕作對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宜驕言智者謂我病苦而愚者猶謂我
視民以慢也慢猶不急也左傳云穆叔如晉聘且言齊

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徹
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
無及也穆叔遂賦詩以譏晉不急魯難亦是驕慢之意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列女傳賢明篇宣王嘗夜臥宴起姜后待罪於永巷

使其傳母通言於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宴還卒成中興之君案此與詩義合箴猶戒也與常武序同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傳央旦也庭燎大燭也君

子至止鸞聲將將傳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疏

央旦釋文本旦作且正義從王肅本作旦案且字是也箋云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韓奕箋且訓多載芟傳且訓此多者猶言久也此者猶言已也盡也夜未且正與夜未久同

意王于離不明且字之義遂改且為旦而以未旦為夜
半正義從其說誤庭燎大燭大燭別於凡燭謂之燎燎
設於庭謂之庭燎箋云於庭設大燭燕禮甸人執大燭
於庭是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故書
墳為蕢鄭司農注蕢燭麻燭也賈疏云古者未有麻燭
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
之若今蠟燭案賈說非也荖伯傳使執燭放乎旦而蒸
盡是薪蒸與麻蒸皆為燭庭燎為大燭亦猶是爾禮記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注僭天子也庭燎
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孔疏云此數出大戴
禮也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其一束
也○君子為來朝之君子故傳云謂諸侯也鸞古作鑾
文選曹子建應詔詩注引此詩正作鑾鸞在鑾故將將
為鸞鑾聲鸞者鈴也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鄭注
云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旦警眾
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君子

至止鸞聲噦噦傳噦噦徐行有節也疏

正義云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

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案正義謂未央未艾同意是也爾雅艾長小爾雅艾止杜預注襄九年左傳艾息竝與傳艾久義近箋艾未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箋與傳同正義謂易傳非釋文晰本又作哲張衡東京賦作庭燎哲哲書洪範云明作哲是哲哲為明也○噦噦徐行有節此與上章傳義互明將將亦徐行有節而噦噦亦鸞鑣聲也泮水噦噦言其聲也是噦噦亦聲也噦噦當作鉞鉞說詳泮水篇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傳輝光也君子至止言觀

其旗疏鄉者今之向字箋晨明也說文晨早昧爽也庭燎有輝猶云庭燎之光耳故傳訓輝為光也○

箋云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旗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言語詞箋訓我失之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河水規宣王也疏

箋云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

者諸侯之父母也疏傳以水流滿詁沔匏有咎葉傳滿

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淖古潮字段注云說文無濤篆

濤即淖之異體論衡書虛篇辨子胥驅水為濤事曰天

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又曰

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虞翻注易習坎

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注行

險而不失其信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皆與許說

合朝宗于海者謂彼此相迎受洛水之時江漢不順軌

不與海通海淖不上至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於揚州

曰三江既入謂江漢之入海也於荊州曰江漢朝宗于

海謂海淖上達直至荊州也江漢之水下赴海淖上迎

呼歟相通恩禮相受二州之文相為表裏古說如是朝

宗于海謂海水來朝見尊禮也案許解朝宗于海以為

海淖之來若朝宗然段氏因發明尚書朝宗于海其義
明晰詩言朝宗于海傳乃釋之云水猶有所朝宗者水
喻眾諸侯水有朝宗喻諸侯有朝宗于王海外至猶
諸侯之外來玄鳥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即其義也許
宗毛者也當據之以為解鄭詩箋書注並謂納水趨海
若周禮春朝夏宗非古說也海之朝宗隼之飛止兩喻
皆興諸侯朝天子首章言朝次章言不朝○傳先釋邦
人諸友後釋兄弟或言諸侯或言臣是互詞邦人諸友
為異姓臣而兄弟則為同姓諸侯也莫不有可也誰誰
諸侯也同異姓皆諸侯來朝京師故傳釋父母為京師
民勞箋京師者諸侯之根本亦其義也言諸侯不可念
亂應供王職也潛夫論釋難篇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
身詩云莫言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
親者憂將深也不以父母為京師本三家詩

洒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歟彼飛隼載

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

矣不可弭忘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疏湯湯即蕩蕩
之假借宛上

傳湯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
飛揚不從軌度也與傳言無所定止義合淮南子精神篇云
無定止興者以喻諸侯無道不來朝於京師○彼彼諸
侯也傳文循字常衍傳不蹟不道也箋云諸侯不循法
度日月傳適道也箋不道不循禮也十月之交傳徹道
也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三箋皆以不循申傳
不道之義後人遂依箋改傳誤增循字耳爾雅釋訓不
蹟不道也傳義正本雅訓今爾雅於不蹟下衍一也字
說見十月之交篇說文蹟迹之或字迹道也則起則行
言諸侯之跋扈所謂不道也弭者所以解紛亦所以止
亂說文弭止也讀若沔弭與弭通周語至于今未弭晉
逵注云弭忘也
是忘亦弭也

馭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傳懲止也我

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疏率循也中陵

飛循陵中而至止箋云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漢書賈
誼傳云諸侯軌道○民之訛言說文引詩作譌言無訛

字懲艾也艾亦止也懲艾同義寧猶胡也寧莫之懲言
民造作偽言胡無有禁止也十月之交云胡潛莫懲句
法正同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起也我友我諸侯也讒
言起由於王不能察故傳云疾王不能察讒也文選范
粲宦者傳論注引韓詩讒言緣開而起王應麟詩考以
為此詩內傳文讒言其起我諸侯敬共爾位仍循守朝
正述職之事疾宣王以規諸侯亦以規宣王宣王之世
改封申伯於謝作嵩高命召公平淮夷作江漢申南國
在江漢之閒江漢禹貢荊州域也二詩皆作於宣王盛
年國語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又云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夫南國喪師
經無足徵此詩言諸侯放縱不念京師篇首直以江漢
朝宗于海發端起興當時大夫或亦因喪師以為規諫
歟沔水而下諸詩皆當在宣王三十二年以後之作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疏箋云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傳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

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傳落也

尚有樹檀而下其傳宅山之石可以為傳鎔石也可

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疏于字小箋云古書引皆無

經有于字誤昭二十八年左傳御以如皋酈注水經汾

水篇謂卽爾雅昭餘祁并州藪是皋為澤也傳但釋皋

為澤不釋九字釋文引韓詩九皋九折之澤箋皋澤中

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鄭本韓申毛也云言身隱

而名著也者傳合下章總釋其義荀子儒效篇君子務

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

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

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

謂也毛正用其師說又漢書東方朔傳苟能修身何患

不榮論衡藝增篇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

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務

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皆引此詩並與傳同詩全

篇皆興也鶴魚檀石皆以喻賢人○傳以在渚者為小
魚在淵者為良魚則良魚乃大魚也四月傳云良魚能
逃處淵正義云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
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是也案魚潛淵與鶴鳴皋一意
就賢者一邊說以下就用賢者一邊說○何樂於彼園
之觀乎以釋樂彼之園句之觀往觀也爰語詞七月篇
十月隕穠傳隕隊穠落也下穠猶隕穠爾雅下落也是
下亦落也落謂外葉萎枝也下章穀惡木則此下穠即
下惡木之穠云尚有樹檀而下其穠者所以申明樂觀
之意也尚庶幾也樹檀下穠喻用賢者而還小人○說
文屠厲石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屠高注淮南子脩
務篇礚諸治王之石引詩亦作屠今詩作屠高注淮南子脩
脩屠為攻王之石因之攻王亦曰屠故傳既訓礚為石
而又申之云可以琢玉也石可琢玉喻賢可治國故又
云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也滯猶隱也用滯與上文傳
言身隱相應文六年左傳出滯淹杜注云拔賢能是也
孟子梁惠王篇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
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
教玉人雕琢玉哉漢書董仲舒傳夫不素養士而欲求
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琢玉以比治國義與傳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傳宅山之石可以攻玉

傳攻錯也疏穀與黃鳥之穀同書序桑穀共生于朝管

同說文廣雅竝云穀楮也正義引義疏云荆揚人謂之

穀中州人謂之楮西山經身危之山其陰多檀楮檀楮

卽詩之檀穀也傳云惡木喻小人○攻訓錯者傳冢上

章立訓宅山之石可以攻卽宅山之石可以錯耳上章

傳云可以琢玉亦卽揆此章玉字爲訓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子王之爪牙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胡

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